

及對話取代對抗的大趨勢，顯然是二十世紀贈給二十一世紀最好的遺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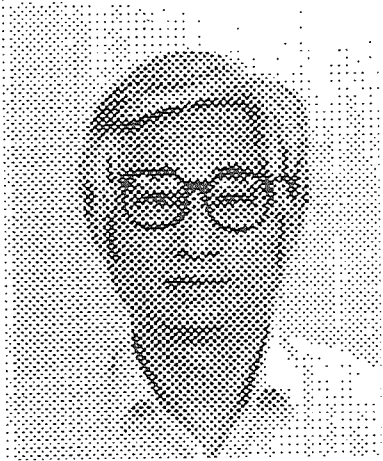
作為一個中國人，我不由得不去思考中國的前景。十九世紀中葉以還，天朝崩墜，中國從「天下」中心淪為萬國之一國，且處於西方中心霸權的邊陲。二十世紀中國開始了追求富強的摸索，辛亥革命，建立共和，但並未出現民主。社會主義一度使中國人站起來，滿足了國人從「邊陲」回奔「中心」的願望，但列寧式或毛式社會主義卻使中國在閉關自大中陷於落伍。1978年「四個現代化」的「新長征」，使中國出現新機，但「六四」的悲劇不只使開放改革遭到挫折，且暴露了社會主義政治體系缺少制衡與更新機制。鑒往瞻來，中國在二十一世紀將無法不從威權主義中蛻出，應該有機會並應自覺地走一條「民主社會主義」的道路。在現代化與中華文化的大流中，大陸、台灣與香港將通過良性的互動，由和平競爭到和平合作，從而有出現一個中華經濟共同體的可能。在二十一世紀，我們切望看到一個聯邦式的新中國。一個和平與現代化的中國是「後冷戰時期」新世界秩序的重要基石。

金耀基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講座教授

多元開放的啓蒙教育 與中國文化的繼往開來

傅偉勳

中國文化在1990年的今天，正面臨着生死存亡的深重危機與重大考驗。海峽兩岸以及海外的知識分子對於中國文化的何適何從，同樣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，始終徘徊在東西文化交叉的十字路口惶惑掙扎，乃是不爭的事實。自從張之洞高唱「中體西用」論調以來，這一百年之間我們環繞着「體用」問題提出過多少次主張（包括李澤厚教授的「西體中用」論與我的「中國本位的中西互為體用」論）？辯論過多少次？得到



了甚麼效果？我敢說，我們爭論有餘，創新不足，只不過是做做表面文章而已。

依我幼小以來的生命體驗與學習經驗，以及在美二十年的教學經驗，我深覺得，中國文化如果還有起死回生，甚至創新的希望，則必須在具有多元開放氛圍的充分國際性脈絡裏，通過與世界各大傳統的對談交流以及公平競爭，才有可能。當前的首要課題，我認為是如

何推進我所強調的多元開放的啟蒙教育。這樣，我們才有辦法進行具有現代化意味的文化建設，講求中國文化的繼往開來。

歐美日等先進國家都經歷過多元開放的啟蒙教育階段。在歐洲，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、文藝復興、宗教改革、啟蒙運動等等，皆有助於增進多元開放的文化創新。美國是典型的移民國家，早有多元開放的文化胸襟，吸納並包容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所帶入的五彩繽紛的外來文化。今天它終於不用武力而鬥垮了蘇俄，而使蘇俄以及東歐的共產主義體制自我崩潰，決不是偶然的。依我管見，最大的關鍵是在它所握有的一張王牌，即多元開放的啟蒙精神，包括對民主、自由、公平、人權、學術獨立等等的強調與堅持在內。就外表上看，近世日本雖在德川幕府的封建統治與鎖國政策之下，其實，各地大名仍有相當的自由自辦學校、自理財務、自我發展地方學術與文化；而町人出身的伊藤仁齋、石田梅岩等等儒者也紛紛自辦私塾，與德川官學（即朱子學）分庭抗禮，加上安藤昌益等等自由派或唯物論的獨立思想家之一一出現，以及大阪一帶的町人階級（如三井等財閥）的抬頭與初期資本主義的萌芽等等，都多少促進了多元開放的啟蒙教育運動。到明治維新以後，隨着西方文化與學術的吸納，它終於開花結實。日本雖然仍有不少政治社會問題（如排外性），但爲了本身的自立自強與長期發展，它在經濟、思想、文化、教育、學術出版等等層面卻有多元開放的啟蒙精神予以支撐，否則不可能有戰後以來的經濟奇蹟出現。

據此近代世界文明史的實例，我敢斷言，多元開放的啟蒙教育乃是解決中國文化繼往開來的先決條件。依此先決條件，我們才有辦法進行具有現代化意義的文化建設，且進一步謀求突破性的文化創新。

傅偉勳 美國天普大學宗教系教授